

第十四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## 影游夜谈（节选）

李洪皓

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3 级）

### 楔子

“浙江沿海，倭寇横行，众爱卿有何高见，说来与朕听听！”

大雄宝殿下无人能应，众人均是低声议论纷纷。这时，一人站出：“臣有话要说。”

“哦？”皇上眯起眼睛仔细打量着殿下那人，“你是……那个……”一旁太监低声提醒道：“温曜炎。”

“啊！温爱卿，有何高见，快说快说。”

“臣保举皇长子为平寇将军，辛芝年岁已长，当立为王，以平寇之名立功于江浙，既有威望，又乃民心所向，就地立为闽王，于沿海镇守利于海防，于内陆又可呼应金陵，西进可平云贵之患，此非皇长子之力不能也！”

皇上微微颌首：“所言甚妙，所言甚妙！爱卿虽未居高官，却说出如此中肯之言，朕甚是欣慰。其余臣工有何话说？”众人皆点头称是，温曜炎退回朝堂中那个不起眼的位置，嘴角浮起一丝邪笑，听着皇上即刻诏令天下：“宣皇长子……”

—

古寺，竹林，雨后，残阳。

一对男女缓缓走入那破旧的古寺，只见那女子一手搀扶着那男子，另一手提着一把剑，从剑格便可看出，此剑无论是做工还是来历，都非同一般。她身上还背着包裹，而那男子神色傲然，一身白袍洁净洗练，与女子的紧身黑色装束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而两人的姿势，看起来十分不协调，却说不出哪里不协

调。

两人步入古寺，那男子撤去手臂，低头看了看那女子，说道：“你的伤怎么样了，不会耽误行程吧。”女子又干咳了几声：“当真不要紧，你先行在此处歇息，我就给你做饭，信件……”那女子还未说完，立刻屏住呼吸，打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悄声说道：“柱后有人！”两人绕过寺庙大殿的柱子，看到了他——一名男子，双眼半闭，呼吸均匀，半倚在破旧的佛像前面的柱子边，深灰色的袍子遮住膝盖，足未及履，鞋子工工整整地摆在殿前，怀中抱着一柄长剑，剑鞘锈迹斑斑，然而剑柄似乎与那女子的剑异曲同工。两人看到此人大惊失色，那男子张大嘴巴，大呼道：“哎呀，追兵都追到这里来了！看来这回真是难逃一死了啊！嗨！”而那女子的反应正好相反，咬紧牙关，提剑指着那男子道：“你何人！此处是我们的居所，识相的快快离去！”可是那女子紧逼之下，灰袍男子却并不动身，亦不睁眼，嘴角微微扬起，缓缓转过头来，轻轻说道：“哦？主人回来啦？在下云影，打搅你们这对小夫妻啦，我看寺中有洞，洞内有食物，想必今晚的晚饭便有了着落……”云影还未说完，那女子的脸红的跟苹果一般：“谁俩是夫妻了！我们是姐弟！再说，既然知道是这里有主，那你不是应该离开了？”云影爽朗的笑了起来：“哦，不过看起来也没有住多久嘛，那就请主人容在下借宿一晚，既然是兄妹，便没什么顾忌了，多谢，哈哈！”接着作了个揖，换了个姿势倚在柱子边，那女子却不依不饶：“什么兄妹，姐弟！姐弟啦！”云影打着哈哈：“好好好，姐弟，姐弟！”那女子便不再说话，转身从寺中破洞钻了下去，取出炊具，开始生火做饭。而那弟弟，在这之间，一句话没有说，只是冷冷的看着吵架的两人。待到事情平定下来，竟从怀中掏出一本书，朗读了起来。

云影微微皱了皱眉，没有说话，翻身而起，登上木屐，径直走向门口，坐在大殿的台阶上，看着那女子生火做饭，被柴火的浓烟熏的一直咳嗽。“柴火很湿，看来你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晾柴火。你们是到底怎么回事，从你话里听得出，你底气不足，内伤很严重……”云影话还未说完，女子便抢到：“要你来管！”一口怒气，竟呕出一口鲜血。云影笑了笑，顿了一顿，咽下一口水，不再说话。他知道，若是想给她瞧病，还不如杀了她，便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打量起她来。

只见这女子，长相秀丽，五官端正，两只眼睛炯炯有神，鼻梁很高，时不时地抽动一下，嘴巴微微地张开，嘴角挂着未干的血迹，修长的手指正不麻利地拾掇着柴火。云影望着她，只觉得在哪里见过，却完全记不清楚。大概在梦

里吧，他盯着那女孩神游了起来。正走神的功夫，一碗热腾腾的米粥已经赫然出现在云影面前。云影抬起头，双手接过米粥，灿然一笑：“多谢屋主款待！哈哈！”

正当那女子将米粥端到她弟弟面前时，一阵阴风袭面而来。云影一侧脸，伸出两指夹住暗器，不觉大惊失色，心中暗道：“这……这不是霄云派的暗器嘛！”那女子也察觉到了暗器，向后侧步，暗器打碎了瓷碗，而那男子已然中了暗器，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云影再看向门口，古寺后门已被两人堵住，前门一人提着剑缓缓走上台阶。云影余光一扫，不禁笑了出声，心中暗想：“呵呵，任坚，这几年你可混的不错啊，瞧这衣服，已是半个长老了啊。”云影还是倚在那里，腿却伸了出来，挡住了任坚的去路。并不抬头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只是一个女孩子跟一个书生，未免下手太重了点吧，霄云派从前可不是这样的啊。”来人怒道：“霄云派如何，要你这个闲人来管！”说着便想去抽出腰间的长剑，欲将此人斩作两段。

然而云影的速度更快，未等任坚拔剑出鞘，云影已然弹到对面，用带着剑鞘的剑挑起热腾腾的锅的把手，转身扣在任坚头上，然后又是一跃，跃到那女子身边，飞身投出暗器，后门门口的两个人应声倒下，任坚看了一惊，不顾疼痛，连忙打出手势，一名东瀛武士从屋顶跃了下来，那女子大喝一声仗剑直刺过去，却被长鞭一架，架开这剑，那人立刻回鞭，女子躲闪不及，被打个正着，倒在地上呕起血来。云影看到此景，皱起眉头，心道：“霄云派难不成真的跟东瀛浪人勾结在一起了？但愿这不是织雪的部族。”刚张口想去问，那人却甩开鞭子向云影抽将过来。

云影连忙躲闪，鞭子抽到地上，立刻将木头地板抽的稀烂，不等云影落脚，那人左手的三把手里剑已然甩到云影面前。云影连忙调整身形，躲开三把手里剑，刚刚落下，长鞭已到，刷地缠住了云影小腿。接着又是三把手里剑，云影左手提剑右手一抬，三枚钢针激射出去，与手里剑对撞，火花四溅。那人见一招不成，又甩起鞭子，将云影拉了起来，摔在柱子上，放下长鞭，从袖中抽出两柄短刀直冲上来。云影用剑鞘挡住第一剑，而后头一低，躲开第二剑，正当那人从柱中拔出短刀时，云影以剑柄狠狠地向对方小腹点去。那人小腹吃痛，向后撤了两步，云影顺势跳离柱子，那人紧随其后，连挥两刀，云影左右躲闪，虚晃一剑，又跳开一步，用剑鞘把脚下的绳索缠上两圈，飞身而跃，跳至那人身后，反身冲回，那绳索便紧紧挂在他的脖子上，云影顺势将那人拖至墙头，将剑柄直指喉管，那人一口鲜血喷将出来，溅到云影的灰袍上面。云影的剑，

一直没有出鞘。

那女子见来犯的东瀛人被云影消灭，长出一口气，便昏了过去，她最后看到的情境是，云影身上的灰袍，竟逐渐地吸收了血迹，仿佛被吃掉了一般。

云影抬起头，将缠在脚裸的鞭子扯下，四下望去，寻找任坚，却发现任坚已经丢下两个霄云派的同伴逃之夭夭了。云影便拔下那两人身上的银针，收入怀中，敷上药物，两肩扛着这姐弟两人快步离开了古寺。

（霄云派密室中）

“你看到的人当真是云影？”郭掌门与三大长老并坐在座位上，问着跪在地上惊慌失措的任坚。

“千真万确！绝对错不了！真是云影，他比以前还快，快的简直……”

雨洲，文昊两长老看着冰燕，三人又同时向郭掌门望去，一段回忆渐渐浮现在四人的眼前，云影那一剑，惊心动魄。

## 上：郭薰篇

### 二

（三年前的一天）

郭掌门遣冰燕长老下山办事，当他走在山路时，内力充沛的他隐隐听闻远处传来打斗的声音。冰燕暗想：“霄云山乃霄云派属地，有皇上钦点，这是何人，竟敢在霄云山的半山腰作乱，容我去瞧个究竟。”但见林间三名男子围着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年，战作一团，只见这少年虽被围困，却丝毫没有怯意，一招一式打的像模像样，反倒是那三个人被这少年逼得只得收住门户毫无还手之力。冰燕长老心道：“霄云山下竟然有此等高人，这个少年真不简单，可别让这三人伤了这少年。”便藏在一旁，料想这少年年少，体力有限，若是突遭变故可速速出手相救。然而冰燕仔细观看起来，觉得这少年的功夫，似成相识，却不知到底是哪门哪派的功夫。

冰燕观战多时，不见这少年有半点疲惫，却是愈战愈勇，他心中更是疑惑，突然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少年使得便是自己门派的功夫，只是太过眼熟竟然忘记了。冰燕想到这个环节不禁轻声“哦”了一声，这一声不要紧，正打斗的四个人发现了冰燕，只在那三个人一愣神的功夫，那少年飞身一跃，抓住其中一个人的破绽，下盘虚晃一腿，那人被打个措手不及，连忙跳起，脖颈的弱点刚好

暴露给了那少年，少年伸出手来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那人当场毙命，一转眼功夫，那两人也横尸那少年的脚下。那少年看了看冰燕，没有说话，转身抬起一具尸体便要离开。

冰燕见状急忙喝住这少年，高声喊道：“这位少侠！请留步！”一边喊着一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这少年的跟前，少年回过头来，眨着眼睛打量着这个穿着锦绣华裳，年纪大概是自己父辈的冰燕。冰燕却被这一眼瞧愣了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一句话。

那少年见冰燕不说话，便开口说道：“若是来请我母亲回宫的，那我们之中要有一个留在这里，若是过路，请装作没看见，尸体我会处理好的，不用担心。”冰燕听到这话才回过神来，对少年说道：“孩子，你的功夫是你娘教的吗？我觉得你的功夫似成相识，可不可以让我也去看看你娘啊？”那少年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我娘不喜欢见人，这些人都是想见我娘，带她回宫，我娘让我料理掉的。若是……”那少年还未说完，冰燕便接过话道：“若令堂命你杀我，我便当下自刎，如何？”那少年皱了皱眉，心怀疑惑，不过还是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，冰燕也连忙负起另外两具尸体，跟在那少年后面。

那少年带着冰燕穿过一片竹林，途中，冰燕问那少年：“敢问少侠在这山下有多少个年头了？”

“自打有记忆便住在这儿了。”

“那住了这么多年，竟不知道山上有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？”

“这几年你就与你娘相依为命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知道你爹是谁吗？”

“我娘说我爹死了。”

冰燕一时语塞，不知再说些什么好，便不再说话，跟着云影走着山间小路，突然，前方竹子骤减，一片豁然开朗的旷地展现在他的眼前。远处是一汪湖水，湖边，搭着一个破旧的茅屋。冰燕在山中住了这么多年，还不知道竟然有这么一个隐蔽的地方。那少年一手推门而入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娘，我回来啦，今天又有三个不要命的要接你回宫，被我杀了。”屋中少年的母亲，一边说话一边转过头来：“好，办得好，你去……”话还未说完，那妇人愣在那里，剩下的半截话硬生生地说不出来，而那少年后面的人，也同样楞在那里，肩上的两具尸体顺着肩头滑落。

那少年见状，立刻问道：“娘？怎么了？您不想见他我就立刻杀了他。”说着便转过身去，一掌拍了过去。那妇人喊道：“云影！不得无礼！你……你把尸体放在湖心小筑底冻上，我有话跟这位先生说，去吧。”那少年遵了母亲的话，载着尸体向湖心小筑划去。

屋内，那妇人说道：“霄云派的大长老，做的还舒坦吗？”

“毓璇，这么多年了，你……”

那妇人叹了口气：“不恨你，我恨你干嘛呢，你早就死了。我恨那皇帝，我恨我自己……恨我自己呐。”

冰燕看毓璇情绪低落，便岔开话题：“云影的病，找到方子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毓璇的神色变得更加低落：“渴血之症需要黑兽之瞳，听说黑兽就隐于霄云山的禁林中，但是霄云派禁林戒备森严，我也无能为力，多次尝试，还搭进去一条腿。现在云影发病时，便从那些冻着官军的尸体取血缓解发病，没有办法。”毓璇从床上起身，揭开被子，一条腿已然不见了。

冰燕心痛不已：“这些年……这些年，辛苦你了。”

毓璇呵呵一笑：“云影是个没爹的孩子，娘不就得疼疼他。”

冰燕心中有话，但却不能争辩，便仍默默地站在门口。毓璇见他不说话，便接着说下去：“云影以后就交给你吧，替我照看云影吧，你就当做云影的伯父吧，不然的话，你可能死的很惨呢。”说着毓璇带着深意笑了笑。

冰燕回道：“那你呢？你也跟我一起上山吧。”毓璇摇摇头：“不了，我就在湖心小筑呆着，哪儿也不去，到了霄云派还给你们添麻烦。”冰燕也知道毓璇的脾气，便不再多说。这时，恰巧云影回来了。毓璇笑着喊着云影：“来，影子，快叫冰燕伯父，这是当年你爸爸的同门师兄。以后你就跟着他，他会好好待你的。来，扶娘起来。”云影叫了冰燕一声伯伯，便快步走到他娘身前，扶起他娘，问道：“娘？要去哪里呀？”

“走，带我到湖边，你随冰燕去了，我在这里也没有人护着我，我便到湖心小筑常住下去了。你要是有点良心，就多回来看看娘。”冰燕与云影一人扶着一边，缓缓地走向了那竹筏。毓璇撑着竹筏渐渐远去，突然她回头对着两人喊道：“喂，要是遇到皇帝老儿，帮我杀了他，哈哈。”冰燕嘴角动了动，没有说话。

### 三

冰燕领着云影一路上山，却见那云影一言不发，只道往四周各处打量，仿佛这么多年只在那一处，从未出去过。冰燕禁不住问道：“云影？你在山中这几年，当真没走出过湖边？”云影听到问话，回过头来，点了点头。

冰燕见云影回复了自己，便接着问了下去：“你娘这些年还好吗？怎么看起来……”

云影咬着嘴唇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一开始还好，不过今年来愈发地不正常了，经常喜怒无常，不过对我一直很好，嗯。对了，冰燕伯伯，给我讲讲霄云派的事儿吧。”大概云影不想继续谈这个话题，很生硬地打了一个岔。

冰燕顿了顿，说道：“正好，我也需要给你些清楚的交代。我们一会要去的地方就是霄云派了。霄云派虽不是武林中第一大派，却在江南一带名声赫赫。主要是两个原因：一是霄云派的靠山实力雄厚，霄云派众不在于武功多么高强，而是因为霄云派是在朝廷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，但是霄云派建立的目的，并不是什么朝廷入侵江湖，通过这样的手段平定武林。而霄云派的主要目的：表演。你说，如果外国来了使节，想看看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的武功，是不是要找一个武林中人啊，可是哪个武林中人会轻易地给朝廷做事啊，况且门有门道，派有派规，就算你是皇上，也不能平白无故地给你演一套吧。所以呢，朝廷便钦点霄云山为总部，成立了霄云派。在武林中学习各帮派的路数，以便外来使节的观赏。而除了表演，霄云派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兵营。江湖中人为朝廷效力的都会被视作叛逆之人，而让那些老农夫当兵，武器都拿不稳，别说打仗了。习武之人，身体健壮，战时征兵，一骑当千。朝廷发生战争，便从派中征人，既可快速征得优质兵员，又不伤及农耕，可谓一箭双雕，所以，有了朝廷的支持，霄云派便日益壮大起来。也是因为朝廷的支持，霄云派众在江湖上行走时路人也惧他三分，毕竟，他身后是朝廷。

至于第二个原因，就是霄云派的掌门与长老。郭掌门，是郭靖郭大侠的第二十几代传人，可是功夫不是很好，降龙十八掌，九阴真经，一点也不会，但他却能够打得几套花把势，卖得一条好舌头，深得皇帝重视，讨得一官半职，然后霄云派成立时，便第一个出来做了掌门。在霄云派中，地位也是最高的。其次便是三个长老，文昊长老是当年明教的一脉，由于莫须有的叛教，被废了武功，好不容易在霄云派郭掌门的荫蔽下保住一条性命，便死心塌地地跟着郭掌门。他虽然内功皆废，但从前几十年的底子还在，武架子摆的一丝不苟，无可挑剔，为人也十分苛刻，他便主管霄云派内武术表演的弟子的教学，这些年

来成果颇丰，郭掌门也甚是赞许；至于雨洲长老，这人是郭掌门一手带进来的，不明来路，武功不高，但是黑道白道上认识的人非常多，人也十分和善，处理事务考虑的也非常周到，雨洲长老便负责打理一切外务，如此霄云派内外便井井有条了。”

云影抬起头，瞧了瞧冰燕：“对了，霄云派三大长老，你也是一个吧…”冰燕尴尬地笑了几声：“确实说是三大长老，可是，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长老，总之霄云派中有什么武功上的问题，就都来问我了。但是，霄云派本身就是这样并非以武功为核心的地方，所以，我就是个闲长老了，哈哈……”

云影侧着头想了想：“哦，那就是说，你是最能打的喽？”然后侧着头盯着冰燕，露出一副“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是武功最厉害的一个”的神情。

冰燕敲了敲他的头：“你还不信？等到了山上我好好调教调教你！”

两人渐渐聊到了一起，不知不觉间，便已经走到了霄云派的大门口。

“哇！”云影抬起头来，不禁交了出声：“这门竟然有这么高！难不成霄云派的人都长得这么高吗？”冰燕叹了口气，心想：“这孩子，从十几年前就没再长大吗？”他也不答话，便带着云影在霄云派四处行走，当时正值中午，大家都在午休，冰燕挑了这么个时间也是不想让他们都知道自己带了云影上山。毕竟霄云派选拔弟子的方式，他自己实在不能苟同。

不一会，冰燕便带着云影到了他想带云影去的地方——卷云台。

说起卷云台，那几乎是霄云派的禁地，没有三位长老或是郭掌门的批准，没有人可以随意进入卷云台的，而卷云台真正的用途不是用来练功习剑的地方，而是在有重要来宾的时候，登上卷云台，在卷云台上一展霄云派风采的地方。

冰燕领着云影来到卷云台下，云影自然而然地问道：“冰燕伯伯，那台为何修的如此之高？”冰燕说道：“那里是卷云台，习武练剑的地方，不过不是很好上去，你若能上去，便准你无人时在上面练武。”

云影仰头看了看冰燕，缓步地走到台边，看了看台子，这卷云台修出两条路来，一条为平道，在霄云派以外可缓缓绕上台，乃是为那些参观人员行走的道路，而平时的时候大门紧锁，有人把守在外，而另外一条，则是有三个修筑的石阶，每个石阶相距二，三丈，以供习武之人落脚攀登。

他轻轻地提了口气，向上跃去，踏，踏，踏三下，便蹬到顶端，而后又从台上翻了一个空翻，连续踩了三脚石阶，便稳稳得落在地上，整个过程行云流

水，冰燕心中暗暗欢喜，心想：“这些年，这孩子的功夫果然了得，虽是十几岁的年纪，内功修为却是那些已过三十的人穷毕生精力也达不到的，若是假以时日，授之掌法剑术，便可在武林中有一立足之地。”不过冰燕看着云影，转念一想：“他……大概是心太纯了吧，或许，可以……”这时云影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前。冰燕摸了摸云影的脑袋，笑着说：“回去跟我领金牌，以后你就可以在无人时，随意登卷云台了。可别跟别人说，你可是第二小的一个能登上卷云台的人哦。”云影看了看冰燕，脑袋一歪，冰燕一看就知道他在想，那第一小的人，到底是谁呢。但冰燕笑了笑，没有告诉他。

自此，云影便在霄云派的冰燕房中住了下来，他几乎每日不是在冰燕房中看书习字，顺带着冰燕教他认穴打穴，便是到卷云台上练功。冰燕教授他的更多的是如何修炼内力并为己所用，再辅以防身可用的基本武艺套路，这便是云影每日的必修课。云影也渐渐明白冰燕说自己功夫了得，并不是只有嘴上的功夫。

可是，就在一个天挂残月的夜晚，云影在卷云台遇到了唯一比他还小却能登上卷云台的人，还险些酿成了大祸。

## 四

天际，挂着一轮残月。一个全身着黑的男孩盘腿坐于卷云台中央，那便是云影，深夜里正思索着一个未曾悟透的招式，不知不觉已经是深夜了，突然，他听到有声响，立刻睁开眼睛定睛看去：在他的正对面，隐约的月光下，是一名全身白色的女孩。衣襟被晚风吹地轻轻拂动，仿佛仙女一般。这女孩便是郭蕙了。

郭蕙就出生在霄云派，是郭掌门的掌上明珠，郭掌门在朝中是有个老妻的，但膝下无子，却不想郭掌门在霄云派中与第二代女弟子私通竟生下了郭蕙，郭夫人老来得女便也不去深究，自此，郭蕙就在霄云派住了下来，母亲离得很远，很少来看她。而今晚是郭蕙夜里无聊，偷跑出来看星星，然而星星没看到，却遇到一名“神秘”的黑衣人。

起初郭蕙没有看到云影，只是在卷云台上望着天，不过突然一低头，竟见月下有个黑影，郭蕙觉得深夜出现在卷云台的人，定有可疑，但自己肯定已经被他发现，便装作一副自在的样子慢慢地向云影接近过去。云影知道来人只是

一个小孩儿，并没在意，半闭双眼，轻声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郭蕙并不回答，反倒学着云影的口气反问：“你又是何人？”云影微微皱了一下眉，“在下云影，霄云派弟子一名。请问姑娘是何人？”郭蕙从未在霄云派中得到这样的回答，有些恼火，她并不回答云影的问题，却连珠炮似的提出了问题：“云影？我在霄云派这么多年怎么没听说过，你难道不知道卷云台是霄云派的禁地吗？你是何人，竟敢在霄云派撒野？”云影说不过她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哼，不跟你说了！”接着便打算从怀里掏出牌子，证明是冰燕长老让自己来的。

可郭蕙以为云影要掏出兵器，便先下手为强。抬腿亮膝，直指云影的面门，接着伸直小腿，照着云影的耳朵踢去。云影抬手挡住她的膝盖，又扬起左臂护住耳旁，接着右手撑地，抬腿便指向郭蕙的小腹。郭蕙根本没有想到这小孩竟有如此犀利的判断与凌厉的回击，云影脚尖已点到郭蕙小腹，郭蕙才反应过来，急忙“踏踏”，向后退了两步，而云影早已收回小腿，打了一个转，撤了右臂，仍稳稳地坐在原地，只是眉毛微皱，仿佛哪个地方隐隐作痛。

郭蕙并不管这些，一个箭步冲了上来，飞起腿来又踢向云影面门，云影向侧面一闪，双手抓住她的腿，向后侧一甩，郭蕙便整个人都飞了出去，好在郭蕙还是很有功底的，在空中打了个转，稳稳地落在地上，看了看自己的腿，暗暗骂了一句：“哼，臭流氓！”可云影这边，他坐不住了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张着嘴，大口地喘着气。他知道，他的渴血之症发作了。可是郭蕙不知道这些，又是一个箭步准备踏将过来，只见云影抬手一挥，卷起一阵气浪，震得郭蕙连退几步，她曾经听说那些高强的长老比拼时，剑气四溢，可从未真切地体会过，可这次是真正的感受到了“气”的存在。

云影只有自己知道，自己的眼睛里，一定充满了血丝，额头上爆满了青筋，几乎是用吼着说出话来：“别过来！快走！”自小在安逸中长大的郭蕙，哪里见到过这样的人，虽然害怕，但仍慢慢地走过来，轻声问道：“云影……你……你没事吧？”这时，从卷云台两侧跳出两名白衣女子，各持一柄宝剑立于云影与郭蕙之间，“小姐！您不能再上前了，这男孩杀气好重！”两女子缓步仗剑向前。逼向云影，郭蕙急忙叫到：“你们没有感觉到，他十分难受吗？”

不知道云影听没有听到郭蕙的话，却自先行动了起来，他猛地弯下腰来，双手撑地，一声大吼，双脚发力，弹射出去两女弟子仗剑而上，却也有顾及，怕伤到这小男孩，只是做了有效的防御把式，却没想到，这男孩以一种诡异的身姿躲过两把长剑，直扑向郭蕙。郭蕙从未见过如此速度迅捷之人，吓得坐到了地上，两女弟子立刻飞奔上去，跟云影缠斗在一起。本来两人只是想控制住

云影，只可惜两人功夫都是花招式，真刀实枪并不十分管事，又有云影本来就带的一身功夫，加上疯病发作，招招发狠，毫无章法，人小身迅，愈打愈快。那两个白衣女子反倒慢慢变成下风，招架起来十分困难，自己反倒挨了云影几下。

这一黑两白战作一团，难分难解，郭蕙看的也不知所措，正着急时，一道青影带着风从身边划过，先是两掌架开那两名女子，接着左手以肘兼掌架开云影看似胡乱的攻击，右手又稳又准地点中云影膻中气海两穴，力道正到位，云影吃痛，一下便晕了过去。这时郭蕙才看清楚，那道青影乃是冰燕长老，冰燕长老已然扶住将要倒下的云影，负在背上。对两个女弟子说道：“带着郭蕙小姐快回去，若是有问题则明日到我房里再做解答。”说罢，便扔下三人，头也不回地下了卷云台。

## 五

当夜，愣在那里的郭蕙硬是被两位受伤的女弟子搀了下去，一夜没有睡好，翻来覆去地想着：他是谁？为何会突然发狂？他怎么样了？第二天一大早便偷偷从自己房中摸出来，奔到冰燕住的房中，轻轻敲了敲门，只听到里面有动静，便急忙推门冲了进去。

屋子里面，冰燕倚在桌旁，手里拿着一个琥珀色的透明杯子，轻轻地摇晃着杯中的仅剩下一点的绛红的液体，喃喃地叹道：“这次又多了一些，以后……”这时郭蕙推门进屋，冰燕转过头来，郭蕙看到的是一张完全没有了血色的脸，郭蕙吃了一惊，怔怔地问道：“冰燕长老……您……”冰燕放下手中的杯子，摇了摇头，示意她不要出声，又转过头去。郭蕙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了躺在床上不断颤抖的云影，满头是汗，嘴唇煞白，嘴角边却又是一丝十分显眼的红。冰燕起身，摇晃了几下才站稳，挟着郭蕙的肩头，带着她出了房门：“让那孩子休息一会，你一定有好多问题要问吧。”郭蕙“嗯”了一声，跟着冰燕出了房门。

一出门，郭蕙就再也憋不住了，一连串的问题抛了出来：“冰燕长老，冰燕长老，那个叫做云影的看起来比我大些呢？听说来了一年却总也没有见过他呀？还有，还有，那云影的功夫好厉害呀，两个来保护我的师姐都没有打过他呢！他是不是有什么病啊，昨晚觉得他好痛苦的呢。”冰燕转过头来轻轻一笑，弯下腰刮了一下郭蕙的小鼻子：“我倒是想听你先说说，昨晚怎么就跑去卷云

台了？”郭蕙毕竟是个孩子，顺着冰燕的话就被带跑了：“长老，是这样的，昨夜睡不着觉，便想上卷云台去看星星，却没想到碰到了个全身都是黑衣的云影，给我可吓坏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坏人呢，他还说自己是霄云派的，还要从怀里掏东西，我以为是暗器呢，便先下手为强了。”冰燕尴尬地笑了，说：“他要掏的是这个啦。”说着，从怀里取出霄云派的金牌，“是我让云影上卷云台的。”郭蕙脸一红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冰燕轻声叹了口气，缓缓说了下去：“云影这孩子，爹娘死的早，他娘让我照看他，嗯，他确实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很难治。”郭蕙张大嘴巴，十分吃惊：“云影……他，原来这么可怜。明明功夫那么好，却又得了治不好的病……”

“哎，人与人是公平的。云影天生就是个聪明绝顶的武者，或许他能够度过难关吧……”

冰燕与郭蕙便坐在屋前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这时，身后的房门“嘎吱”一声推了开。冰燕回头，看到云影扶着门框吃力地站在门口，冰燕连忙起身，将云影扶进屋去，坐在床边，冰燕端起杯子，让云影将剩下的都喝了，云影这才平静下来，脸色也好了很多。这时郭蕙跳到云影身旁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是郭蕙，昨天晚上差点被你伤到的那个，嗯……昨晚多有冒犯，请云影大侠原谅。”虽然面容顽皮，却做地一本正经，最后还恭恭敬敬地作了个揖。

云影被郭蕙整的不知所措，面红耳赤：“昨天……是我不好，差点……那个……我道歉才是。”郭蕙未等云影断断续续地说完，便拍了拍云影的头，跳着走开，冲着云影做了个鬼脸：“傻瓜！”云影挠了挠头，还是没有懂郭蕙是什么意思。而郭蕙，竟感觉到了砭人肌骨的寒意从手指传了上来，云影的头，好凉。

这时，冰燕的房门被生生的推了来开，三人回头看去，来的人竟然是郭掌门，后面跟着一大帮人。一拥而入，小郭蕙一看父亲来了，便从房中奔了出来，扑到父亲怀里。冰燕起身行礼。郭掌门虽已经看到坐在床上的人了，却依旧哈哈大笑，腆着肚子一抱拳：“冰燕老弟，别来无恙啊？听说你有个入室弟子，你特批他登卷云台，何方高人，竟瞒着我，我可是才听说的，可否让我这个掌门一见啊？”

冰燕连忙迎到门前，低头作揖，回郭掌门道：“昨夜那孩子练武不慎，真气逆行，恐怕现在……不方便见人。”郭掌门微微皱起眉头，没有说话，正待发作，却听后面一人抢先说到：“我说冰燕！你这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！”冰燕一听，头都不抬便知道是那文昊长老。他像连珠炮一般向冰燕发起了难：“尚

且不提你入门前差点死在灵隐寺中，多亏郭掌门救命的大恩，单说入门后，对弟子的要求不严，还总传他们不甚正统的武功，让我的教学质量大打折扣，难不成是有意为难我？还有，多次逃避集训，会议也很少参加，今日又私自领人进门，还任其登上卷云台，你难道不知道，我派入门者都是精挑细选而出，得有掌门亲自认可，还有……”郭掌门半闭双眼，伸出手挡在两人之间，示意文昊长老停下，说道：“冰燕长老如此为之自有冰燕他自己的道理，毕竟冰燕修炼注重内力修为，是文昊你所不能比的。”文昊见郭掌门为冰燕辩护，便不好再说什么。郭掌门又转过头来，对冰燕说道：“我说冰燕，今天这么多人都来了，就为了看看你那入室大弟子，怎么也得给我这个面子是不是？那云影是怎么个少年，差点伤了我家郭蕙，怎么也得见见啊！”郭掌门还是笑容可掬地看着冰燕，但冰燕从郭掌门眼中读出了“你今天要是不让见见这人，看我怎么弄死你冰燕。”

众人其实早已看到坐在里屋床边的人，知道那就是冰燕所说的云影，但是冰燕不去引荐，众人也不便说出。冰燕也不便继续掩饰，便进内房，将云影领了出来。众人望去，见云影尚未脱去夜间穿的黑衣，虽然面无血色，好似大病初愈一般，然而腰板笔挺，步履沉着，眉宇间英气逼人，目光炯炯。云影看了看冰燕，便明白了个大概。正色说道：“冰燕师傅，昨日病发，幸有您相救方能无事，多谢师傅。”又转头对着郭蕙说道：“昨日多有冒犯小姐，还望多多包涵。”又向众人说道：“霄云派众长老驾光，有失远迎，还望诸位恕罪。”一套下来，行云流水，看的众人瞠目结舌，只有冰燕暗自偷笑，果然做好充分的准备还是一件幸事。郭蕙也被云影这一番弄得愣住了，好久才问出：“云影，你……你的病好了么？”这话问出来，众人更说不出话来，“郭蕙怎么跟这小子认识？”

就在众人惊诧时，郭掌门一手栽培的雨洲长老分开众人，站到郭掌门身前，小眼睛一眯，笑盈盈的说道：“郭掌门，冰燕长老，诸位，昨晚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了，郭蕙到卷云台上看星星，遇到了云影，便打了起来，云影发病，差点伤着郭蕙，冰燕长老出现制服云影，郭蕙也没什么事儿。对嘛，冰燕长老？”雨洲长老见冰燕点头，便接着说下去：“您看，这大家都来了，虽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却也不能让咱们白跑一趟，索性让郭蕙与云影再作较量，看看平常时的云影跟郭蕙到底谁强谁弱，大家也看个热闹。郭掌门，冰燕长老，如何？”这两洲长老说完，众人立刻炸开了。

“这云影是什么来头啊，难不成是受了冰燕的真传？”

“不会吧，小郭蕙可是从小便师从霄云派各长老，是打小的童子功，更何况郭蕙也跟冰燕学了不少，那小子也就学了一年，怎么能打得过郭蕙。”

“也对也对，不过我还是看好云影这小子，看着就不一般！”

“嗨，让他们比试比试不就知道了吗？”

雨洲掐了冰燕一下，使了个颜色：“我说兄弟，这可是给你找台阶下啊。”冰燕明白了雨洲是什么意思，立刻跟郭长老说道：“我认为雨洲长老的话可办，云影伤也已经好了，正好我们也可以看看，郭掌门，您说是吗？”郭掌门还未回话，文昊长老抢道：“若是郭蕙赢了，云影这小子便不可在霄云派多呆一日。”冰燕微微一笑：“若是赢了呢？”“赢了也是你冰燕偷着教的！谁知道你藏着这小子藏了多少年！”冰燕面不改色：“若是云影用着我的套路赢了郭蕙一式，便算云影输，你们都知道我的武功为哪门哪派，一看便知。这样如何？”“好！”郭掌门此时发了话：“就照你们说的办！”说罢又上前摸着云影的肩，笑着说：“可不许伤着我的蕙儿啊，你可知道？”手里却暗自发力，捏的云影暗自吃痛。冰燕急忙过去，伸出手拉回郭掌门，深鞠一躬：“郭掌门，这云影还不懂事，容我叮嘱几句，请掌门与诸位在舞剑坪稍待片刻。冰燕自会携云影前去。”

待众人走后，冰燕拉过云影，轻声贴耳道：“一会比武，只能赢，不能输！若是输了，你就再也不能在霄云派站住脚了。”云影点点头，冰燕接着说道：“待会无须拼剑，左手持剑，右手施展破剑之术，这是你自己参悟剑法时得到的如何擒拿对方手中剑的方法，依照郭蕙的武功，靠破剑术便可很好应付。”说罢，冰燕微笑着看着云影。云影也会心一笑，两人一齐走出房门。

两人都是知道的，每次这样，须先以金针渡穴，而后尽力活动，舒活周身，使气贯通经脉，否则若有气息凝滞，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昨夜冰燕已然将穴道打通，今日郭蕙正好可以与他练习，否则冰燕还要抽出时间陪云影练习。

## 六

（舞剑坪上）

众人围在坪的周围，中间是四四方方的平台，而郭蕙便提着剑立于平台一侧。静静等待着云影的到来。

云影与冰燕匆匆赶来，冰燕见众人已等在台边，立刻拱手打个圆场：“诸位，诸位，我跟云影来晚了，请见谅，请见谅啊。”冰燕将剑交给云影，便走

到郭掌门身边，俯身说道：“掌门，天阁铸剑台有几把剑现在是关键阶段，我须去那边监督铸剑。”说完便转身想走，却被郭掌门一把拉住。郭掌门眼睛盯着一步一步走上剑坪的云影，一边说道：“冰燕，那几把将成的剑可与我派镇派之剑羲和相比？”冰燕答道：“尚不能及其十分之一。”郭掌门转过头来，大笑道：“冰燕啊，你不用怕我问你什么，我自不会问你。咱们就安心地看后辈比武就好，哈哈。”郭掌门一边说着，一边搂着冰燕坐了下来。冰燕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再说云影，昨夜里月黑风高，再加上疯病发作，没有看清楚郭蕙的样貌，这清晨登上舞剑坪，方得一睹郭大小姐芳容。只见这郭蕙，比云影矮了半头，体型匀称，头发梳成双马尾，在风中吹着，两眼炯炯有神，面带自信的微笑，笑的时候还露出了酒窝：“云影，今天你可没病了吧，让本小姐好好教训你！”郭蕙的话打断了正在打量着她的云影。云影亦不摆出招架之势，剑尖指着地面，轻轻说道：“来吧。”郭蕙问道：“不起势么？”“并不需要。和你打的话，闭着眼睛都可以。”云影说着，闭上了双眼。郭掌门看到云影如此猖狂，虽心中不快，嘴里却喊道：“小兄弟，刀剑无眼，若是伤到，我们担待不起。”云影笑笑：“不要紧，不会伤到的。来吧”

“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！”说罢，郭蕙仗剑而起，一个箭步蹬了上来，迎面劈来一剑。云影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待到剑尖已经指到眉心，向后一个侧步闪开，闪到郭蕙的右侧。郭蕙见一招被躲，立刻横转长剑，向云影扫了过来。云影依旧是等到剑锋已到，才高高跳起，躲过这一剑，而后足尖轻点郭蕙的剑尖，向后翻了两圈，稳稳得落在地上。左手拿的长剑依旧背在身后，眼睛依旧闭着，嘴角带着一丝笑意。接着郭蕙又出了数招，皆被云影像慢了一拍的动作一一躲过。郭蕙见招招都被云影躲开，又气又急，一边砍向云影，一边叫着：“云影！你昨天的功夫都去哪里了！出招啊！总躲着我那还怎么打！”一旁的郭掌门，包括几位长老，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郭掌门，云影那小子，不知从哪儿学的，好像跟冰燕并不是一个套路啊，而且高出郭蕙不少。若是再这么打下去，咱们大小姐恐怕要吃亏了啊。”雨洲长老悄声跟郭掌门说道：“不如咱们就别让他们打了，算作平手……”郭掌门伸出手示意冰燕不要讲话，说道：“不急不急，我倒要看看这云影频频躲闪，倒是该如何取胜。”

一旁的冰燕跟文昊却斗起了嘴：“你看着云影，功夫这么高，定是你冰燕藏着多年，调教出来的结果！”

“哎，文昊长老，话不能乱说，你看，这云影的一招一式，跟我的完全不一样嘛，再说……”

“你们两个别吵了！”郭掌门瞪了两人一眼，说道：“都给我专心点。固然是孩子，但对武学要有足够的尊重！”郭掌门一声之后，两个人便不作声音了。专心看着两人的打斗。

再说到台上的云影与郭蕙，一个人脸上依旧带着浅浅的笑意，另一个提着剑，气喘吁吁。云影睁开眼睛，歪着头看着郭蕙，问道：“这样如何？就当我我打个平手，怎样？”说着，便把手中的剑扔掉在地上，摊开双手，以示诚意，郭蕙却不依不饶，提剑飞跃，一剑向着云影面门砍了上来。云影不躲不闪，望着郭蕙，双手合十，“啪”稳稳地将剑控在自己的手心，随即抬起一脚，直指郭蕙小腹，郭蕙不想挨踢，又无奈云影双手将剑控住无法抽出，只好撒手撒剑，向后一跃，嗔视着云影。底下众人几乎就没看清云影的动作，云影就已然把剑夺了过来。可云影还是笑嘻嘻地看着郭蕙：“郭大小姐，可要把剑拿稳了啊，没了剑可怎么比武。”说着，双手捧着剑走到郭蕙面前，轻轻鞠躬：“大小姐，请。”郭蕙哼了一声，拿起剑狠狠地向着云影砍去。云影连忙躲开，一边说道：“我好心送还剑，你却刺我。”云影急忙闪开，剑锋擦着鼻子掠过。

云影闪开两步，拉开距离，歪着头说道：“这回可把剑拿稳了哦，别又不小心到了我的手上，这回我可……”云影还未说完，郭蕙便又一剑刺了过来。云影向右侧一闪，闪过这一剑，抬起右手双指一抖，击中郭蕙手腕。郭蕙手腕吃痛扔下宝剑，云影左手顺手接过剑柄，绕了一圈，直接搭在了郭蕙的肩上，还是一样带着淡淡的笑意：“我还没说完呢，若是剑又到了我手上，这回我可不会再给你了。”而后立刻将剑刃收回，倒拿在手上，以防伤到郭蕙。捂着小腹向众人行礼说道：“云影不才，适才打斗时，郭小姐剑锋所指受伤严重，甚是疼痛，愿此战以郭小姐胜而告终。多谢各位。”说罢，便拄着剑跪在台上。冰燕急忙奔上台去，扶起云影。云影抬头对冰燕挤了挤眼睛，便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。

郭蕙也吃了一惊，这云影，刚才还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就倒了下来。便连忙跑到云影身边，台上的冰燕见郭蕙跑了过来，便悄声对郭蕙说道：“云影无事，小姐便装作不知情便好了。来日定当向让云影给小姐陪个不是。”说罢，轻轻扶起云影，向众人说道：“云影现体内有疾，又添新伤，请诸位体谅则个。冰燕先行告辞。”说罢，便带着云影下了舞剑坪。

“云影，经脉舒活的怎样了？”冰燕一边假装扶着云影，一边问道。因为

这才是重要的事情。

“还不错，不过没有冰燕伯伯舒活的开。毕竟跟郭蕙只是玩玩而已。”云影带着一分埋怨看着冰燕。

然后云影便被狠狠地弹了一个脑瓜崩：“我说你啊！有郭蕙那样的漂亮的大小姐陪你练剑你还不知足？记得回头去找郭蕙小姐陪个不是。”

“知道啦，知道啦！”两个人便有说有笑地向回走去。

“对了！以后不要叫我伯伯，叫长老。”

“嗯。”云影不知为何冰燕如此要求，但还是答应了。

再说另一方面，郭掌门跟另外两位长老商议：“云影确实不是冰燕教出来的。就单凭几招夺剑之术，便可看出，他是个天分很高的武者。若是……”

“若是能将云影收为我们的人，大事指日可成矣。”雨洲捋着胡子，笑着说道。

郭掌门点了点头：“不错，文昊，雨洲，你们两个便去做这事吧。若成，便是好事一件。若不成，则云影不能留在霄云派，否则以后必有祸患。”

## 七

“冰燕。”郭掌门双目半闭，似乎在沉思着什么，随口喊道。冰燕连忙应答，走到郭掌门身前：“敢问掌门何事？”郭掌门似有所思般说道：“冰燕长老，你不会是忘记了些什么事情吧。”冰燕略微一顿，想了想：“郭掌门吩咐的事情，冰燕都已经办好了，实在……”郭掌门抬起头来，张开眼睛看着冰燕问道：“我是说，云影这孩子，是不是应该让他也在霄云派中……”郭掌门的话说的很明确。的确，云影赢了郭蕙，确实可以在霄云派中留下来，但是不代表他便可以整日在冰燕房中。郭掌门也是有理的。冰燕长老经常会有外出的任务，云影不能就这样放任不管，所以一定要有人来进行管教——即便他的武功很高。冰燕听到郭掌门这么一说，也明白过来，立刻回复郭掌门道：“掌门考虑周全，是冰燕的疏忽。这几日冰燕便带着云影四处熟悉霄云派各处，与派中各管理者说明，待到一个月后，新弟子的入派仪式，便让云影正式进入霄云派……”

“嗯，不错不错。之后云影就交给文昊长老管理吧。文昊长老管理的严格，正好让云影也有所管教。”冰燕刚想说，云影便让我自己管教，郭掌门便说了这样的话。冰燕转念一想：自己本身也很多时间不在派中，掌门所说的也不好

反驳。“诺。”

回到房中，冰燕便找了云影说道：“虽然你赢了郭蕙，但是我再也藏不住你了，郭掌门亲自说要让你到文昊长老那里做他门下，文昊长老是管教最严的一个长老，你要好好地跟文昊长老学习武艺，至于其他的，我在派中的时候再教你。走吧，随我去见派中的各位。”云影抬起头问冰燕长老：“以后就不能整日躲在冰燕您的房里看书练功了？”见冰燕摇了摇头，云影也低下头来，不知在自己想些什么。“哦，对了，郭蕙在思反谷，你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她，据说她好像被罚了。”冰燕见云影不说话，便若无其事地提了这样一句。云影便说道：“那一会我们转完就去思反谷看看吧。”“嗯，你自己去。”冰燕点了点头。

两人到各处拜访完众人之后，冰燕将云影带到天阁剑台，指着一条小路对云影说：“就从这里走便可走到。”云影点头，顺着一条小路七扭八歪得往里走，走着走着，前面突然豁然开朗，是一大片旷地，旷地中间是两人多高的石墙，旷地前面立着一个大石碑，上面书写着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：思反谷。

云影往旷地中间走去，看到前面一人正背对着他坐在旷地中央。他便知道那人便是郭蕙郭大小姐了。云影缓缓走到郭蕙身边，敬重地说道：“郭大小姐，前几日比武时多有冒犯，云影特来向大小姐来道歉了。”郭蕙早听到有人走过来，用余光看到是云影，便不作理会，直到听到云影的话，才抬起头来，看了看弓着身子的云影，哼了一声，便转过头去，不再理会云影。

云影吃了个闭门羹，便走到郭蕙的面庞冲着的地方，也坐了下来，尴尬的一笑，说道：“郭大小姐，是不是还在生我云影的气啊。”郭蕙抬起头来，看到云影那清秀的脸庞正正对着自己，脸一红，又把头扭了过去：“没有，你才不值得本大小姐生气呢，这儿是思反谷，闲人免进，没有事情就赶紧走吧！”说罢还哼哼两声。云影又被说了一通，向后蹭了一段距离，挠着头，自言自语地说着：“这郭大小姐脾气真是大呀，道歉都不管用，这可如何是好，唉，哪里惹到她了嘛。”

郭蕙隐约间听到了云影的话，跳了起来，站到云影跟前，指着云影的鼻子气呼呼地说道：“还不是因为你！”看到云影愣愣的看着自己，便知道这榆木疙瘩根本不知道因为什么，便接着说道：“上次跟你比武，输了，给爹爹丢了面子，爹爹罚我每天到思反谷静思一个时辰，直到悟道你是如何夺我的剑的才可以不用天天呆在这里，无聊死了，你个坏人！听明白了？还不快走！现在看到你就烦你！”

云影被郭蕙这么一说，好像明白了些什么，眼睛滴溜溜一转，心生一计。

便摇了摇头，缓缓站起身来，一边拍打着身子，一边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本来我一片好心，想作为赔罪的礼物，教给你夺剑之术呢。行了，这下云某人知道郭大小姐讨厌我，我还是快去找凉快地方去了……”郭蕙听到云影说“夺剑之术”这话，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拽住云影的袖子使劲摇：“好云影，好影子，云影哥哥，快教我吧，我不生你气了。”云影转过身来，刮了一下郭蕙的鼻子，弯腰拾起地上扔着的郭蕙的宝剑：“看好了！”郭蕙便闪到一旁，笑嘻嘻地看着云影做得分解动作。

“什么声音！”郭蕙学会了夺剑之术，便开心地跟云影说个没完，可云影仍旧警惕着，听到思反谷外好像有脚步的声音，便急忙问郭蕙。“哎呀！”郭蕙捂住嘴，失声道：“都这个时辰了，一定是爹爹来了。”云影抬腿便跑。“喂！你要去哪里？”郭蕙只觉得思反谷四方都是石壁，他却往里面跑。云影头也不回地喊道：“不用管我！”便藏到了自己刚进谷中便为自己找好的藏身之处。刚刚藏好，便听到了郭掌门的声音：“我说蕙儿啊，想的怎么样了啊？爹天天看你在这儿受苦也不好受啊。”郭蕙蹦蹦跳跳地跑到郭掌门身前：“爹！孩儿参透了云影是如何夺剑的啦！”“好好好，快给爹爹演示演示！”郭掌门捋着胡子，退后几步。

郭蕙便一招一式地演示起云影教给她的套路，一套打完，郭掌门不住点头，笑的合不拢嘴：“哎呀，果然是我的好女儿，天资聪颖，这几日没白反思，好了，以后便不用来着破地方了，跟爹爹回去吃好吃的！”“好啊！”郭蕙便挎住郭掌门向思反谷外蹦着出去了。

## 八

说起云影在霄云派的日子，并不好过。由于本来便没有弟子，所以云影也不便整日跟着冰燕，何况冰燕经常不在派中，也不好管教云影，因此云影便归到了文昊长老的门下。这可苦了云影了。文昊长老是霄云派中有名的管教严格的长老。因为自己内力全无，所以对动作的要求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。他习惯于让所有的弟子一起练功，排成整整齐齐的方阵，然而他容不得队伍阵容里面有任何一个人的动作出错误，哪怕拾剑的高低稍有差错，都忍不了，他要求每个人的动作都极其一致。郭掌门对文昊长老的做法是非常认同的，因为这样在表演的时候，会更加整齐，可是云影从前的功夫都随性而动，所以这一次，跟

着整个方阵行动，异常地困难。

文昊长老双手一挥，起！众弟子举剑，走！众弟子踢腿挥剑。随着文昊长老的手势与指示，弟子们整齐划一地挥舞着宝剑，在炎炎烈日下闪闪发光。

“停！”文昊长老大叫道：“不对不对！刚才那一下不齐，有一个不对，重来！”弟子们便又纷纷回到了刚才的那个动作，准备好了一齐，等着文昊长老发令的手势。云影才刚刚进这个队伍，就被要求做十分困难的动作，所以总是记不住招式，位置更是摆的不是高了就是低了。虽然整体看起来并不是影响很大，但在文昊长老眼中，却完全容不得这一点差错。这次，云影又做错了动作。

“喂！新来的！你站一边去！”说话的人是文昊长老的大弟子，叫做任坚。任坚一直都看云影十分不顺眼，认为他是靠着三脚猫的功夫跟运气赢了郭蕙，郭蕙跟云影的亲近更是让任坚火大，所以在练剑的时候，总是刁难云影。“你的动作实在是太糟糕了！影响到整体了！”云影扫了任坚一眼，没有说话，退到一旁。

“嘿！云影！你怎么又站在一旁呢？”郭蕙蹦蹦跳跳地从后面拍了拍云影的肩膀。云影一回头，看到是郭蕙，苦笑道：“这不是动作没做好，被罚站了嘛。”云影跟这疯丫头却没啥拘束，想说便说。两人说话却被文昊长老听到了，文昊长老转过头来，皱着眉看着云影的方向。郭蕙见自己被文昊长老发现，吐了吐舌头，对云影留下一句：“一会去后山爬山去哈。”便溜之大吉。

“真的要去后山吗？”云影刚被文昊长老训了一顿，情绪不高，问郭蕙道：“你爹爹不是不让你出霄云派的山门吗？”郭蕙看到云影垂头丧气，便捏着云影的脸说道：“虽然嘴上说的是不让，但是偷偷跑出去玩也没有关系嘛。最近北轩忙着跟任坚搞什么东西，没时间陪我。好啦好啦！情绪别那么坏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可是……冰燕长老吩咐我的还没参悟透……”云影还没说完，便被郭蕙拉着胳膊跑出去。一边跑一边说道：“现在就给我出去好啦，我们就玩一会就回来，然后你再练，嘿嘿！”

郭蕙坐在树枝上，看云影在树下坐着，独自比划着什么，也不理她，便叫到：“云影哥！”云影听到声音抬起头来，不解地看着郭蕙。

“云影哥，跟你说个事儿！”

“什么事儿啊？”

“你上来，我就告诉你！”

云影摇了摇头，站起身来，灵活地爬上树，坐在郭蕙身边。“什么事儿？”

“没事儿，嘿嘿！”

郭蕙坐在树枝上，摆着双腿，若有所思，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霄云派的那些人，不管是长老还是弟子，总是好像在忙活些什么一样，虽然都是派中的自己人，却也互相明争暗斗，互相算计。就像任坚跟北轩，分别是文昊长老跟与洲长老的大弟子，却不能好好相处，哪像云影，跟整个霄云派的感觉都不一样。”接着郭蕙灿烂地笑着看着云影。顿了顿，说道：“感觉云影哥哥一直很悠闲，嘻嘻嘻……”云影转了转眼睛一想，接着叫到：“喂！小蕙！你变着法说我偷懒是不是！”

“才不是！明明你自己本来就不努力嘛！”

“我都是很刻苦地练冰燕交给我的功夫啊。”

“我不管……你就是偷懒！”

……

“天不早了，回吧。”

“不要！我还要再待一会！”

……

两人往回走的时候，太阳已经下了山，他们刚踏入霄云派大门，便在山门口看到了火冒三丈的郭掌门：“云影！胆子不小啊你！竟然还敢跑出山门外！你想把蕙儿带到哪儿去！”云影一愣，转过神来，才发现郭蕙已经跑到郭掌门身边。冲云影做着鬼脸。云影刚想说话解释，却又是郭掌门一顿迎头臭骂。

## 九

“你个臭小子！又跟郭蕙跑了一天。功夫练得怎么样啦？”冰燕按着云影的头，使劲地揉搓着。“冰燕师傅，我……其实都是练好才出去的，就是……被郭掌门骂了才这么晚！”说着，便将冰燕早一日教的东西都演练出来。在冰燕的调教下，云影无论是认穴的能力，还是出手的速度，都照比以前有了极大的进步。深夜，天星悬河，两人打着哈欠往回房的方向走。突然冰燕眯着眼睛坏笑地看着云影：“你跟郭蕙……难不成？”“我跟郭蕙？”云影好像并没有理解冰燕想表达的意思，说道：“我跟郭蕙就是好朋友啊。再说，她比我小那么多，就当妹妹喽。”冰燕想了想，对云影说道：“郭蕙打小便跟北轩特别好，不过按照郭掌门的意思，以后应该是要把郭蕙嫁给任坚的。所以，跟郭蕙不要走

得太近。听懂了吗？”云影点了点头。接着冰燕便给云影讲起今天郭掌门分派给他的任务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即中秋佳节，霄云派的上下都会忙的不亦乐乎。整个派不仅要准备大型的节目，每一个长老都要让自己的弟子组成一个小的方阵，进行小型的表演。而每年这个时候，都是冰燕最头疼的时候。因为冰燕没有自己固定的弟子，需要从文昊跟雨洲那里借人。但今年有所不同，郭掌门亲自来找到冰燕，告诉他让他带着自己的小女郭蕙跟任坚，北轩一等人组成一个小组，云影一边听着冰燕的话，一边点头。而冰燕说着说着，便低下了头，扶着脑袋，心中暗想：本来就好麻烦的，结果现在把这几个难办的人分派给我。郭掌门难不成真的跟我有仇？

次日一大早，云影刚回到冰燕那里躺下，就被冰燕拎了起来，云影打着哈欠嚷嚷着：“晚上不能睡，早晨也不让睡了啊……”接着又是一个哈欠。冰燕也哈欠连连：“知道你晚上不能睡，养成了上午睡觉的习惯，可我得夜夜看着你呀，不过人家都是早起的主儿，走吧，别让一起组队的人等急了。”说罢，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拉起拿着衣袖擦着眼睛的云影，晃悠悠地向着集合的地点走去。

“你这到底是怎么搞得！好端端的事情就这样被你搞砸了！”任坚一见面便开始数落北轩。北轩自是不甘示弱，争辩道：“明明是文昊长老分派你去干的事情！我只是帮忙的。你却把活全部都推给我！哼，搞砸了也不能全怪我。再说，到时候文昊长老也是训你！”任坚见北轩顶撞，更加地气愤。抓起北轩的领子，狠狠地说道：“我可告诉你！我可是任大将军的儿子！小心我弄死你。”北轩也十分愤然，一把甩开任坚，摆好迎敌的姿势，说道：“我可不管你在朝廷上是什么职位，在我眼中，你最多就是文昊长老的大弟子！如果你不服，我们就地就打一场！如何！”“打就打！我怕你！？”说着，任坚也摆开架势，眼看就打起来了。

“喂！你们两个！”不知什么时候赶到的郭蕙掐着腰恼火地看着正拉开架势的两人，接着叫道：“任坚！你一定是又欺负北轩哥了！”任坚却已经在听到声音的时候，摊开双手，做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对郭蕙说道：“我可没有欺负你的北轩哥哥，倒是他……”说着，指了指北轩，继续说道：“他可摆着一副攻击的架势呢。”接着北轩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又被耍了，连忙放下手，不好意思地看了看郭蕙。

“啊……”这时，哈欠连天的一老一少走了过来，吸引了正吵着的三人的

注意力。三人见到是冰燕长老，连忙行礼。冰燕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不必多礼。接着看了看三人，说道：“就是说，人已经齐了吗？”说罢，揉了揉云影的脑袋，轻声说道：“云影，精神精神，来看看你的同伴们！”云影刚打起精神便看到奔过来的郭蕙。拉着云影便走，一边走一边说着：“云影哥哥，今天结束后，接着带着我偷偷下山玩吧，山上实在好无聊的说！”“又下山啊。”云影面露难色，说道：“不行啊，今天还要跟冰燕练功夫呢……哎……别掐我，别掐我，好好好，我去就是了！”

而另外被冷落的两个人中，任坚斜着眼睛瞧着云影，凑到北轩耳边说道：“哼，不用争了，看到没，咱们都比不过那小子。”北轩咬着牙，愤愤说道：“那小子是谁？竟然让郭蕙大小姐那么粘着？”“而且，那家伙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”任坚扇风点火地说道：“上次不知道这家伙用了什么妖法，几度夺了郭蕙的剑，然后郭蕙就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。据说，两人还经常跑到云霄派外面，你说，以规矩著称的你，这样能忍？”北轩便直直地冲了上去，要找云影算账。看着被这些话激怒的北轩，任坚摇了摇头，几声冷笑。

“你就是云影，是吗？”说着伸手要跟云影握手。云影很自然地伸出手来，却不想被北轩死死拉住，北轩用尽全力捏着云影的手，云影却面不改色，以比他更大的力道，捏将回去，捏得北轩呲牙咧嘴，看着云影无邪地看着自己说道：“大概，这位就是跟我一组的北轩吧。幸会幸会。”冰燕看到两人这样，连忙拉开云影。笑着招呼任坚过来，说道：“今后的近一个月，你们几个人就要同甘共苦一起练习了。大家要好好相处。”云影放开北轩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北轩跟任坚没有好气地点了点头。

## 十

“额……郭掌门让我下山办点事情，我去去就回。你们要好好训练，记住我教给你们的动作要领。”冰燕拿着郭掌门刚发过来的书信，对他们四人完便转身离开了。冰燕前脚刚走，后面四个人便乱成了一团。

“哎！云影！这招怎么练啊，怎么那么难做。”任坚皱着眉头，一脸不耐烦地问道：“怎么这么难？莫非你早就学过？冰燕故意刁难我们其他人的？”云影很快地做了三个连贯的动作，接着说道：“不是很难的呀，是不是反方向因为我们要三个方向一起做，你那个方向不太好做呀？要么我到你的方向

去？”

“不用了！不用了！没这个必要，我自己能做好！你再做几次让我看看，我便能学会！”

……

“哎！任坚！你倒是看着啊。”

“不看了，不看了。”任坚看也不看云影，背对着他挥了挥手，走了开来。

就在任坚捉弄云影的时候，北轩一个劲地追着郭蕙。“小蕙，你以前不是总跟我一起玩嘛，现在怎么又不搭理我了呢？”

“你又不带我出去玩，整天就知道跟任坚争，争，争！”

“那我不争了行嘛，跟你保证。”北轩略带委屈地说道。

“我才不信。每次都这么说，每次都……”

北轩听郭蕙这么一说，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一般说道：“走！咱们今天不练了！咱么现在就出去！”

郭蕙立刻便像变了一个人一般，立刻收起了手中的剑，问道：“真的呀！”说着挎着北轩便往外走去。一直在旁边看着的云影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怅然若失。

“哼，云影兄弟。”任坚眯缝着眼，咬着云影耳根说道：“你看，昨天还跟你黏在一起，今天就不搭理你了。你就不说北轩？道貌岸然的……”云影还未等任坚说完，便打断了他：“人家愿意怎样就怎样吧，郭蕙好像是真的喜欢北轩吧。我还有冰燕师傅留的好多招数没有参透呢，今天要是就这样结束的话，我便回去了。”任坚见一计不成，连忙对云影说道：“云影兄弟，你先等一下。在这等一下我。”说着便跑了出去。云影不知何意，便在原地等着。

却不想迎面飞来一把宝剑，云影急忙闪开，那剑钉在身后的树上，铿然有声。接着，云影回过头来，看到北轩怒气冲冲地走向云影。任郭蕙怎么拦也拦不住。只听北轩大叫着：“云影！我早就看你不惯了！现在还要跟郭蕙一起下山！”云影连退几步，问道：“北轩？怎么了？郭蕙不是跟你……”“我可没工夫听你解释！你在那里站着便说明了一切问题！”说着，越冲越快，转眼间已经冲到云影身边，提剑便刺。

云影一是毫无战意，二是北轩占了先机，眼见几个回合之间云影已被北轩剑锋圈住，落了下风，无法脱身，可毕竟身手有很大的差距，任北轩如何，也无法刺到云影分毫。北轩越刺越急，一边刺着还一边喊道：“任坚！你快上啊！不是说好的一起收拾他嘛！”北轩没有等来任坚的援助，却听到一声响亮而浑厚的喊声——“住手！”两人连忙跳出圈外，抬头看去，原来是任坚领着郭掌

门缓步走来。那一声，正是郭掌门发出的。郭掌门走到两人面前继续说道：“听说你们两个为了带小女偷跑出山门而大打出手，还差点伤了小女？！”北轩连大气也不敢出，恨恨地盯着一旁偷偷冷笑的任坚，云影倒显得更从容一些。因为自己被卷入任坚，郭蕙，北轩这几人的纷争也不是一次两次。

“实在是对不起！郭掌门。这次完全是我的责任，还差点伤到郭蕙小姐。”冰燕暗暗咬牙，坐在郭掌门对面。这次的结果，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中：明知道若是自己不在的话，这几个孩子一定会打起来，可就偏偏这个时候，郭掌门指名派他出去，完全就是郭掌门要陷害自己，可是云影现在仍在派中，这话实在难说。

却不料郭掌门起身，拍了拍冰燕的肩膀，轻轻说道：“我说冰燕，这些也不都怪你。毕竟小孩子打打闹闹，难免出了些岔子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来人，看茶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两杯清茶摆放在桌前。郭掌门也回到座位，笑着说道：“冰燕，喝杯茶，压压惊。”冰燕不敢不从，连忙端起茶杯，听着郭掌门接着说道：“这次分派人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这一点啦，这几个人本就性格不合，我想借此机会让他们互相调节调节，唉，小孩子的心情，我们老人家不明白呀……”冰燕听到这里，连忙放下茶杯，低头说道：“都怪属下无能！”

郭掌门仍旧是一脸慈祥，说道：“都说了嘛，不怪你。而且，我已经让雨洲长老另备人选，你的那队，雨洲已经弄好了。冰燕，若是没什么事儿了，你就回去吧。经历了这种事情，还是要多多休息为好。”

“那……冰燕告退了。”看着缓缓退了出去的冰燕，郭掌门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样，叫住冰燕：“我说，冰燕！”冰燕连忙回身，听郭掌门吩咐。“这件事，先记在你头上。不过中秋佳节，我期待云影的表现。”郭掌门说完，轻轻挥了挥手，示意冰燕可以出去了。郭掌门皱了皱眉，看着那一碗冰燕虽端起，却并未喝下的清茶。

“云影！从今天起，你们四个的小组散了。以后每天要加紧练习我传授你的功夫。“虽然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，可是时间一定不多了。”冰燕拉着云影，眉头紧锁。他只知道，自己一定要尽可能多地教云影更多的东西。

（郭掌门房中）

“弟子近日暗中观察云影，发现郭蕙与他走的十分亲近，但他好像不是很明白郭蕙的意思。而且我认为云影为人孤僻，我行我素，不听指挥，武学也以暗器为主，不符合我派的风格，掌门应慎用。”任坚对郭掌门低声说道。郭掌

门接着问文昊跟雨洲两人，得到的答复是同样的：云影武艺虽高，悟性也极强，但不听指挥，不用还好，若是重用，关键时刻出了岔子，则是极为不好的。郭掌门听了这些后，点了点头，心中已经有了打算。

## 十一

中秋佳节，圆月垂天。

中秋佳节，是所有人团圆的日子，也是霄云派上众位，上到长老下至每一位弟子，都忙碌万分的日子。因为每逢佳节，便会有众多使节前来，而皇帝便带领他们来游霄云派，赏月，看武术表演，见识中华功夫，然而每次的使节都是那些，皇帝也不会换，那么霄云派就必须拿出十二分的努力来进行创新，让皇上领略到别样的风采。

“霄云派，原名霄云习武会，至今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，全派上下近千人在郭掌门的领导下，努力进取，勇于创新，在武学上下有了非常高的造诣，而多年来，在郭掌门的带领下我们一路披荆斩棘，在武道大会上也有非常卓越的成就……那么今天，中秋月圆之夜，欢迎霄云派带来的武术表演！”这段话是霄云派经久不变的开场陈词，而皇上坐在卷云台高座上，更是听得十分不耐烦，皱着眉头晃脑袋，却又不能让他们停下来。接下来的武术表演，又是霄云派的老套路，郭掌门在前面指挥着众人，众人整齐划一地按部就班地挥剑，由缓至急，由无至有，而后又急转而下，收归于缓，一套结束。

郭掌门正待进行下一套，皇上叫太监让郭掌门停了下来，略有愠色地说道：“我就是想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，让我看看，让这些使节开开眼，你们难不成就这么让我失望吗？”霄云派四下无人敢应，都低着头，一声不吱。“真的就没有人了吗！”这时云影分开众人，手中提着一把普通的长剑，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头戴面具，长发披肩，孑然立于皇帝与百官面前，他的身后是整个霄云派。皇上见到只是戴面具的，明白这只是个霄云派没入几年门的小生，十分失望，可是又不能发作，只好问道：“这位霄云派的少年，你可有创新的武功？”

云影没有说话，行礼，提剑，起势，一招一式做的有模有样，却又不同于霄云派的固有招式，霄云派的表演功夫皆是由弱起式而后转强，再逐渐发展而去，而云影起势便一踏脚，震得卷云台一颤，而后一挥剑，风声猎猎作响，而

后腾跃而起，整个人映在了圆月之中，而后一个落剑式，却见直直地将剑插入地中，一个翻身，稳稳落在地上，但见落地之时，却摆出了一式野马分鬃，接着竟打起了太极，而且中间还掺杂着许多不知名的功夫，然而一招一式组合起来，倒是行云流水，挥洒自如。

这令霄云派众长老大吃一惊。这云影，哪儿来的这种路数，这与我们霄云派的风格，简直是，简直是忤逆啊！郭掌门更是气的火冒三丈，暗暗通知后面的人：“让冰燕这家伙速来见我！”少时，冰燕站在郭掌门身后：“掌门此时找冰燕何事？”“问我何事？！你看看你教这云影！打上太极了！而且这也不是太极，这是什么东西，啊？什么东西？！”可冰燕的回答让郭掌门一下就没了气儿：“您看，皇上不是看得挺好的吗？”说着，伸手指着看得眉开眼笑的皇上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正当云影打完一式收于剑旁时，立刻运气提剑，将剑从地上拔出，顺势一个箭步，接着连踏三下，登上龙台，剑锋直指皇上眉心，待众人反应过来，各长老从台下奔上，卫兵赶来之时，云影已收剑抱拳，单膝下跪，不住地调整呼吸以平复喘息。皇上制止了前来擒拿云影的人，问云影道：“你可知，这是杀头的罪名？”云影答：“知道，但为了达到惊人目的，为救霄云派上下，不得不为。”皇上大笑：“下去吧，孤今日很满意！请这少年的师傅上来，寡人要重重地赏他。”接着冰燕扶着云影下了台，接着郭掌门上台领了赏赐，接着是整个霄云派的通宵庆祝。唯独没有云影与冰燕。

“你那一剑，根本就是想刺下去的吧。为何要行刺皇上！”冰燕刚回到房中便怒斥云影。

“嗯。我娘让我看到皇上时杀了他，母命一直不敢忘却。”

冰燕听到他这么一说，突然想起种种，语气一下缓和了下来：“那为何又停下，你本可一剑刺下去的。”冰燕这时突然觉得，若是云影这一剑杀了皇上，他可能会更开心。

“我若刺了下去，霄云派上下难保。”云影不知为何……

冰燕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好久才憋出了一句话：“你呀。”然后招呼云影出了门。云影出门不久，便有弟子来请冰燕，说是郭掌门有要事商量。冰燕便立刻动身，前往掌门房间。

（密室中）

郭掌门半闭双眼：“今次送走皇上，觉得皇上与往日表情有异，三位长老都说说你们是怎么想的。”

雨洲长老仍是带着笑颜：“我看皇上应该是因云影表现优秀，十分高兴，毕竟龙意难测，还是不要妄下结论。”

文昊长老掀起胡子：“我倒是觉得皇上是因云影而怒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云影那一剑收的有多硬，若是我没猜错，云影是想弑君。”

冰燕说道：“掌门，这事情……不太好说。”

郭掌门看了看面前的三人，说道：“你我都参与这件事了，若是皇上追究起来，我们几人的脑袋都保不住。”说着，指了指三人，又在自己颈下划了一下。

“就地处决云影，以绝后患！”文昊长老说着，眼中露出一丝杀意。

“那可不行。”雨洲长老嘲弄着哼了一声：“你这不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傻子都看得出来你……”雨洲的话让文昊长老十分生气，正待发作，那边冰燕长老弱弱地来了一句。

“郭掌门。”冰燕抬起头来，端起自己面前的茶杯，说道：“不如，让我先喝了这一杯清茶，之后再做决断。”郭掌门点头应允。冰燕便将一杯茶，一饮而尽。而后放下茶杯，对三人说道：“不如，这次就放云影一马，让他下山，不再为霄云派弟子，如何？”

文昊长老急了：“冰燕！云影犯了如此大的错误，光是放逐，你不觉得有点……”

文昊长老还未说完，郭掌门伸出手来，拦住文昊长老，转头对冰燕说：“冰燕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我也不再多说了。如何定夺便都由你来做好了。雨洲，文昊两位长老，也下去做些准备吧。”文昊长老还想争辩，却被雨洲拉了下来，送了出去。冰燕也行过礼后，扶着额头，缓缓走出密室，只留下郭掌门一人，看着冰燕饮尽的茶杯，暗自发笑，笑容可怖。

## 十二

中秋表演过后，朝廷的官员温曜炎温大人来到霄云派，郭掌门率着众弟子在霄云派门口迎接，张灯结彩，好不热闹。“哈哈，温大人，这么久不见，可真是十分想念你啊。”

“哪敢哪敢，郭掌门才是，管理这么一个大门派，实在辛苦，哪敢搅扰，您说呢？最近可给我忙坏了啊，郭老啊，要不是碰上您女儿婚嫁大事，我还出

不来呢，现在朝廷那个乱啊。”两人作毕礼节，互相搀着有说有笑却又耳语一般低声谈话，快步走进了大门，众弟子闪到两边，毕恭毕敬。

“我跟你讲，中秋这次表演可给你老郭跟皇上挣足了面子！尤其是那个少年，要不是朝廷最近出了些问题，皇上都有让他进宫表演的打算了，你可得好好培养着他啊。”

“别提了，这小子不学无术，上次歪打正着，合上皇上的心意，可别对他有什么指望。”郭掌门已经打定主意要清理云影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接着问温曜炎道：“对了，你说朝廷出什么事儿了啊？”

温大人不在说话，四处瞧了瞧，打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郭掌门立刻明白了是什么意思，便命令迎客的弟子们散去，又将温大人带来的手下吩咐了人安排住处。

“温大人，请，我弟子前些天刚送我一些上好的龙井，不妨与我内房品茶，意下如何？”

“好啊，郭掌门，学会客套了啊？那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！”

“温大人请！”

“郭掌门请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两人对坐，屋内只有一盏蜡烛，在纤弱地燃着。“小温，到底怎么了？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？”郭掌门遣退上茶的弟子，连茶也不喝，便凑过去问他。温曜炎也是眉头紧锁，说道：“你知道吗？太子来年弱冠，理应去守金陵。可是近年来，倭寇横行，不得不防啊。”

郭掌门面如死灰，抓着温曜炎的胳膊，紧张地问道：“难不成这个中秋，就是来试我的水的？”接着便瘫在座上，喃喃地说道：“难怪这次皇上带了这么多人……”温曜炎嘬了一口尚温的茶水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郭老，您多虑了。皇上这次多带了人，只是担心会遇到不测。他自然不会想到那孩子是真的想刺杀他。毕竟……霄云派是郭掌门您一手带起来的。”温曜炎说这话的时候，略微地顿了顿。

郭掌门飞身一跃，薙住温大人的衣领，一把抵在墙上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小温啊小温，难为我对你好这么多年了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？”温曜炎的手轻轻放在郭掌门手上，缓缓说道：“郭老，您怎么急了？若不是我这番隐藏情报，您的霄云派可早就被铁骑踏平了啊。”郭掌门转念一想，确实是这个情况，所以放下了温曜炎，不过眼睛还是死死盯着他。

温曜炎整了整衣服，接着继续平静地说道：“这次的事情几乎是靠着压下来的。不过，郭老，我必须提醒你，接下来的路，就要你自己走了。来年太子入守金陵，第一件事情，大概便是平寇，而郭老之前与地下的密切联系的事情，恐怕很难不被说出去的。”郭掌门认真地点了点头，请温大人入座，将茶喝完。郭掌门想到温大人说的事情，一声叹息，蜡烛也随着熄灭了，接着便是这两人是漫长的沉默。

“哦，对了，金陵城守城的任大将军向您提亲的事情，路过金陵城的时候，他还让我催催呢。”黑暗中，温大人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。许久，才听到对面一声回话：“回去告诉任大将军，就说我郭某人同意了，已经开始操办婚礼了。”

第二天，两人又是有说有笑地走出霄云派的大门，相拥告别，然而两人都没有表现出这就是诀别的神色。郭掌门面带微笑，努力地挥着手，向温大人告别。“那个姓温的说的话，几分可信？”见温曜炎已经走远，雨洲长老撇着嘴，盯着那远去的背影轻声在郭掌门的耳边问着。郭掌门长出了一口气：“七八分吧。想当年，温曜炎还是个进京赶考的书生的时候，路上遇到盗贼，被我救下性命，而且他还是我的同乡，据说是个很重义气的人。”郭掌门见温大人已经带着人远去，便转过身来，抚着雨洲的背说：“走，回吧。何况这种事情，稍有不慎就是掉脑袋的，加紧准备吧。既然这样，取得先机很重要。”

### 十三

“云影！”冰燕捂着脑袋冲入房中。云影正倚在床头看书，被冰燕如此地闯入，吓了一跳。在他印象中的冰燕，一直都是十分冷静，有条不紊。“冰燕长老？您怎么了？怎么觉得您好痛苦。”“别……别管我！现在每一句话都听好了！”冰燕咬着牙，倒吸着凉气，蹲在地上，指着一旁的床说道：“床下有个箱子，箱中有个盒子，其中有九枚银针，一件白袍，一柄带鞘的剑，这些是必须带的。其余东西有用的尽管拿，啊……还有……”云影连忙去找这几样东西。果然床下，藏着一个这样的箱子。云影翻出这些东西，问道：“什么叫做‘必须带’呢？”再回头看冰燕时，冰燕已然直直地站在门口。

“我天！冰燕长老！您可别吓我，您刚才没事儿装的？”云影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：怎么冰燕今天有闲情逸致这么逗我？不料冰燕竟毫无语气地说道：“云影！你中秋节上的所作所为，有损霄云派的声誉。现郭掌门已经命令下达，限

你明天之前离开霄云派，否则将视为叛党诛杀。”冰燕说完这些话，转身推门便走。“冰…冰燕长老？您开什么玩笑？！”云影抱着这些东西，呆在原地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喂！云影哥哥！”郭蕙依旧是大大咧咧，跌跌撞撞地闯进云影的屋中。“冰燕长老怎么啦？跟平时不一样呢？不搭理我哎。”郭蕙转过头来，看到云影全身上下抱着东西，一把将那些抢过来扔到床上。拉起云影便朝外面奔出去。“你不知道吗？我爹已经下令了！将你逐出霄云派。”云影这才知道，原来冰燕刚才真的不是骗他的。郭蕙接着说道：“云影哥哥要是走了的话，那在霄云派呆着便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了！赶快跟我去求我爹爹！要是给你赶走了，我也跟着你走！”云影低头叹了口气，一把甩脱了郭蕙的手，反手将她拉住。说道：“我说小蕙啊？你成熟一点好吗？”郭蕙也转过头来，生气地看着云影：“我怎么就不成熟了！”

云影放开拉着她得手，扶住她的双肩，说道：“全霄云派上下都已经知道了你跟任坚订婚的事情了。你现在拉着我要向你爹求情，拿跟我走要挟你爹，真的合适吗？再说，郭掌门都已经下令了，你也不想想，怎么能改？改了你爹的面子往哪里放？”

听到云影这么一说，也自觉理亏，可还是想辩解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人家……人家根本不喜欢那个什么任坚嘛！”“别任性啦！再说……”话还未说完，便看到任坚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。“云影！你给我让到一边去！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将云影拨到一边去，对郭蕙说道：“蕙儿，郭掌门召集所以弟子开会，好像是镇派利器失踪了，快去吧。”接着转过头来，恶狠狠地看着云影，说道：“你马上就不是霄云派得弟子了，所以麻烦你离我们远一点！看着你很碍事的！”

云影也懒得跟那任坚解释，转身想走。被任坚拉住的郭蕙却大声叫到：“云影哥哥！你就一句话！就一句话！你带我走，好吗？”云影回头看了看郭蕙，又看了看任坚，顿了顿。转过头去，一声不吭地走了。

第二日一大清早，云影便在萧瑟的风中，离开了霄云派。没有人为他送行，郭蕙被任坚关了起来，不许她出去。长老们又忙着寻找突然在派中消失的羲和剑。云影走到门前，回头看了看霄云派的大门，便一步一步走向那山路之中。突然间，一点寒芒闪过，云影察觉之时，再作躲避已经迟了一步。一柄无格长剑穿透了云影的左臂。接着一道人影划过，接住那剑。云影忍着疼痛转过身来，看到提着那把滴着血的剑的人，正是雨洲长老。雨洲长老带着微笑，看着云影，

说道：“云影，躲的不错，竟能躲过直击心口的一击钉刺。你虽然是个练武的才子，只不过郭掌门不让你活，我也没办法。剑上已经喂了毒药，就在麻痹中，安静地死亡吧。”接着，收剑入鞘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。渐渐地，云影眼中的人影，变得模糊，再模糊……

（未完）